

FEI XING QI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主 编 杨晓敏 秦俑

FEI XING QI

飞行器

陈 毓 / ●

陈毓对生命、两性、爱情等有着独特的艺术感觉，

有着别人无法重复、很难再现的艺术想象。她用小小说的文体形式来展现人类生命的真实状态，表现出一个成熟的小小说女性作家日渐灿烂的创作才华。

河南文艺出版社

主编 杨晓敏 秦俑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作家自选集

FEI XING QI

飞行器

陈毓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行器/陈毓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12
(第六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80765-982-2

I.①飞… II.①陈… III.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59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96 000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糖	1
白马	5
恐高	11
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	16
春风沉醉的夜晚	19
飞	23
与比尔同行	27
蚰蚰	32
看电影	36
恐惧	39

沉默者	43
石匠的夏天	48
胖人	52
怎么回事	56
白马之殇	60
拉乔儿的故事	65
巴巴镇	69
鱼在青天	73
还能那么欢乐吗	78
世上夫妻	82
另一种爱情	85
寒冷的子宫	89
爱人不在服务区	93
不要打扰她	97
远行的花	102
没有人在原处等你	106
美人鱼	110
不能说的秘密	114
花香满径	118
第三支烟	122
在路上	127

吉祥的鱼	131
谁的钱包还给谁	135
衣裳	139
旅行者	143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147
讨厌树	151
陈太种菜	156
飞行器	160
桃花灿烂	169

糖

除夕的团圆饭是在饭店吃的。回到家,春节联欢晚会还没有开始。中年的她和老年的父母,以及一男一女两个少年闲话。女孩是她的,男孩是哥哥家的。哥嫂去同事家打麻将了,他们连续几年都没有认真坐下看春晚了,说,没意思,还不如打麻将。

为什么现在过年没意思?为什么各种吃的喝的堆满了厨房储藏间,但他们不觉得香甜,反倒觉得累赘?送人都送不出去,因为送之前就预想到那些人也不稀罕。他们连带同情起眼前的孩子来:什么都不缺,幸福感却疲沓沓的。比如你给现在

的孩子发压岁钱，发一百或者发一千，甚至一万，他们都懒得激动一下。

说到钱，父亲像是想起一件多有趣的事情似的，说他就为两分钱为难过他的母亲。

两分钱？不会吧？孙子和外孙女终于把眼睛从 iPad mini 上移开，直了一下腰。在晚辈鼓励性的注视中，她的父亲讲了这个久远的故事——

“如果有两分钱，我就能参加小学毕业典礼。但我没法向娘开口，我没开口，就知道结果。我前一天为三十七斤粮食为难过母亲一次了，我要交给学校两个月的口粮是五十七斤，毕业了，就不能再拖欠。娘把柜子底用刷子扫过一遍，也只得到三十七斤粮，如何去补二十斤的缺？最后还是管伙食的班长从她家里带了给补上的。”

“她喜欢你。一直喜欢你。”坐在沙发上的她的母亲补充了这一句。

“噢——”两个孩子哄笑。这隔代人的朦胧故事在他们眼里很绿色。

父亲笑一笑，接着讲他的故事：“我还是开口了，向娘要两分钱。娘把包珍贵东西的布帕打开，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两分钱。她叹息一声，走到屋子外面抹眼泪去了。”

“既然休学是注定的，不参加毕业典礼也只不过是提前半

天结束读书时代。算了。可我们班长拉拉拽拽，硬是把我带进了毕业典礼。我坐在她的身后。毕业典礼的‘主角’，是围成一圈的桌子上的6个盘子，盘子里花花绿绿的水果糖。

“一颗糖塞进我的手中。我的手指捏着那颗糖，立即体会到了糖的甜味。把糖放在鼻子前，鼻子立即逮住了那股甜味。我没有给嘴巴亲近糖的机会，糖藏进了我的口袋。我要把糖给娘。我坐在毕业典礼上，糖就该给娘享受。

“第二颗糖固执地擎在我嘴边……”

“还是那个一直喜欢你的女班长吧？”母亲适时插入的话又逗笑了两个孩子。

“糖这次被聪明地剥了糖纸，我的嘴唇一下子就尝到了糖的甜滋味。

“我慢慢吞咽，摸了摸口袋里的那颗糖，想着早点把它送给娘。典礼结束，我的小学时代结束，我的整个学生时代也将结束。我唯一能拿到娘眼前的，是我口袋里的一颗水果糖。

“我回家，要蹚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前两天的暴雨使河水涨起来，我的裤子被齐腰打湿。正是暑期，上岸后我的裤子就会被太阳烤干，被风吹干，被自己的身体暖干。真不算什么，我一点也不担心。

“一到家门口我就喊娘——这可是我平生第一次送礼物给娘。我的手伸向娘缝制的深口袋，我的裤子口袋。但是，我娘，

还有那些跟着我的大声喊叫来到跟前的人，只看见我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淡绿的糖纸。他们失望地走开了。我哭了。我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不明白糖去了哪里，我不知咋说清糖的去向。

“‘他自己把糖吃了。剩下一张糖纸哄人。’不是！但我只能在心里无声抗议。

“晚饭的饭桌撑起在榔树下。等大家围坐在一盆稀寡的面汤前，我娘郑重向大家宣布：六生的那颗糖我尝到了，我舔过六生的裤子口袋，口袋是甜的，有糖的味道。我知道六生的糖去了哪里，馋嘴的水神把六生给娘的糖吃了。让水神甜去。我娘笑眯眯地说。”

父亲的故事讲完了。两个孩子竟然不约而同地伸手去够桌子上的一个糖盒，盒子里盛满了瑞士糖。两个孩子笑嘻嘻地说，他们第一次知道爷爷的小名：六生。多土啊！

白马

三天前,他看见那匹马,只一眼,爱已无药可治。马在黎明的地平线上向着太阳驰骋,轮廓金红,但经验告诉他,马是白马。他注视着马的背影起伏又起伏,直至消失。在短短的三分钟里,他经历了爱与离别。

他在马离去的蹄声中失魂落魄。蹄声如鼓点敲击,大地的余音不绝,振荡到他的脚心、膝盖,再到他的小腹,在那里盘桓。

他一整天都神不守舍,不时倾耳而听,期待那独一无二的蹄声再次响起。白天过去,四野寂静,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

东方再次亮起前,他一夜不眠的守候里,那匹马光彩熠熠地出现,几乎是在他眨一下眼睛的时分出现,在此之前一秒,马肯定不在那里。

马静立着,让他联想到一个词:稳静。这一刻看马,马的剪

影甚至是黑的，马的鬃毛像一排密集的黑色旗帜，但他依然确信，马是白马，白云的白。

他“嗨”一声，那一声“嗨”寄托着他对马仅仅一天一夜过去就凝集了一生的情感，他敏感地意识到马明白他的情感，马的双耳陡然一竖，黎明的地平线忽然一亮，“哗啦”一声，点亮天地之间那匹伫立的马。几乎同时，马一个打挺，在他目不转睛的注视里，完成从起步到驰飞到止步的一个完美过程，像是诚意报答他的守望，又像是要自夸给他看，马鬃耸起，状如飘雨，四蹄翻飞，色白如霜。他虽然站着，却觉得耳后生风，鼻头出火，像醉酒之人站脚不稳。小白马、小白龙、龙龙……他在喉咙里咕嘟着，踉跄着向马靠近。

他向马远远地伸出他的右手，他想走得姿态洒脱，但却走得磕磕绊绊，他控制不住战栗，但他还是靠近了马，近到能在马泉眼般的眼神中照见自己，头发如马鬃高高飞扬，眼睛里火焰升腾，正是巨大爱情降临时的光焰。太阳悬于马的身后，他看见马从灰到红再到白的三变色。他几乎是一跃而起，就在他几乎触及马背的一瞬，马闪电般地向他扬起后蹄，他感到小腹一麻，马蹄却在离他一寸的距离收住。马九十度的一个转身，向着天边飘然而去，使他再一次失魂落魄，在马如鼓点敲击大地的蹄声中，他小腹的麻酥从腹部扩大到他的双腿、膝盖，一直到脚心，大地在他的脚心长久地震颤。

他忽然想起他的经验，两天来退隐的经验这一刻被唤醒。他要用经验拥有这匹马。

是的，他是驯马师，草原上最优秀的驯马师，驯服野马是他一生的光荣。他是野马的敌人，也是野马的知己。千里马之于伯乐，野马之于他，都是彼此的存在意义。

带上驯马师的套索、鞭子以及嚼子，它们从祖先那里传递过来。他想起他的工具，却决定放弃工具，赤裸的马，天籁一般妙不可言的马，任何工具对它，都是侮辱。他决定徒手对待白马。

他在第三天黎明前夕等在他遇见马的地方，他预感马会来和他约会。

他捕捉到风中马的气息，循着气味，他看见那匹马，他耸动鼻翼，心醉神迷，但他清醒着眼前的约会，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动作，把身体变成一朵云，袅袅升腾，飘上马背。他感受到了马背的温度、弹性，但几乎同时，他像一滴难以栖息在树叶上的水珠一样，在马背上弹跳而起，跌落在马身后的草地上，溅起草的浓香、露珠的清香、铁线莲薄凉的冷香，穿过这些混合的气味，白马独一无二的气息扑进他的鼻腔。

他再次把身体聚拢成一朵云，飘向马背。他依然白费力气，再次坠地。白马稳立不动，目露促狭，像是在奚落他，又像是在嘲讽他。

他仰脸躺在地上，向白马伸出双手，喃喃自语：小白马、小白龙、龙龙……

他听见四周轰然而起的笑声。

你还是驯马师吗？

你像个发了情的娘儿们，水汪汪的。

你忘了你的鞭子、套绳、马嚼子啦？

他的那些驯马的搭档，他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真是昏了头，忘了潜伏在白马身边的危机。

多么漂亮的一匹马啊！伙伴们赞美道。

去野马那里，带上你的马鞭和嚼子，你忘了这些了，一个驯马师怎能忘了这些！奚落他的同伴，把一根长长的套索向白马抛去。

他从草地上跃起的同时，看见三根套马索从三个角度抛向他心爱的白马的脖子，把腾空的马从半空绊倒在地，马在脊背触地的刹那再次腾起，像一团火焰跑远了，脖子上的绳索在它的身后哆哆嗦嗦，一路延伸，似乎也可以延伸到天边。太阳猛然一跃，马卷裹的那团火焰在天边再次被绊倒，绊倒又挣起，像夏日雷雨天在草地深处炸响的连环雷。一团火焰，又一团火焰。三个驯马师拉着套索滚下各自的马背，被白马拖拽着在草地上犁过，却都不松手。又有三个驯马师齐刷刷抛出手上的套索，把他们像石头般沉重的身体坠在各自的套索上，一起对付

那孤胆英雄。冷铁的马嚼子穿过白马的嘴唇，缰绳也已套上，天光大亮，所有的人都看清眼前这匹马，熠熠生辉，仿佛神就住在它那一边。

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拉着马缰绳跃上白马优美的脊背，但他旋即像被利剑刺中一般滚落下来。另一个知难而上，被马闪电般地一踢，也跌下去了。

同伴的号叫唤起驯马人心中更大的野性。六根套索如死亡的绞索，把马拉翻在地。跃起，摔倒。摔倒，跃起。似乎一千次。嫣红如红宝石的血滴从衔铁口滴滴跌落。

即便这个时候，他心爱的白马依然睁着那双不染一尘的眼睛，它不知道不屈服的马儿在驯马人这里是不存在的。被驯马人捕获的马儿，只能站在他们一边。

白马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马被杀死，变成驯马人胃囊中的物质，马的精神将来到人的身体里，马的勇气、气力、无畏、不屈，这些都是驯马人看重的。宰杀烹食马肉的过程，也以欢庆的方式，男人举杯痛饮，女人载歌载舞，孩子为争一块马的拐骨扭打在一起。

奇异的肉香不可阻挡地冲进他的鼻腔，刺激他的滚滚眼泪。

他渴望得到马的头骨，哪怕他要为此和那个杀死马的驯马师决斗，他也不放弃这最后的机会。他想要珍藏它，像珍藏可

以一生缅怀的爱情。

当夜晚的虫鸣被睡神宽大的袖笼收没，寂静的草原夜，只有他和他的马头琴醒着，如泣如诉。他恍惚看见白马驮着他驰飞，马鬃飞扬，状如飘雨，四蹄翻飞，色白如霜，使他风生耳后，鼻头出火。

恐高

我们村在五十年前住过苏联专家，专家走了很多年，但他们的影响还在，比如我们说一个人有学问，会给这人的名字后缀一“斯基”。“斯基”我们村有三个，惭愧，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叫杨克斯基。

——我在一个同乡会上结识杨克斯基。这是一个有趣的人，这一点从他的自我介绍中能听出点来。

杨克斯基在生活里总结了许多的哲理，比如他说，人的一生就是在和一个高度问题相处。

人比蚊子复杂，蚊子能到达的高度是三层楼房。杨克斯基的理论来自他的大学认知，入学的时候，杨克斯基带着母亲省吃俭用给他买的一顶雪白蚊帐，母亲担心他干瘦的身体禁不住城里蚊子的欺负，但四年大学毕业，那顶蚊帐压在杨克斯基的